

*

日

王

君

833.1

Bx13

<2>

楊
振
聲
著

現代
叢書
玉

君

梅
柯

樸
社
出
版

自序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他要使海棠有香，鯽魚少刺。你說他違背天然，他本來就不求忠實於天然。他把那種美德，早已三揖三讓地讓給科學家了。他是勤苦的工蜂，從花中偷出花蜜，釀成他的蜂蜜。花是天生的，蜜是他

釀的，沒花他釀不成蜜，但蜜終非花。至於此書爲何要這般寫，只是爲了不肯那般寫的緣故。第一，「水滸」「紅樓」等長篇小說，都是偏於橫面的寫法，所以寫了個全社會，寫來又那麼長，作者終身只能作一部。如西洋長篇小說的體裁，從縱面寫下去的在近來纔初發芽。第二，中國小說與詩的哲學，總是要寫人生如夢，越是好的作品，夢越深沈。所以此書不那般寫，就不得不這般寫。

先謝謝鄧叔存先生，爲了他的批評，我改了第一遍。再謝謝陳通伯先生。爲了他的批評，我改了第二遍。最後再謝謝胡適之先生，爲了他的批評，我改了我三遍。

正是初秋夜裏，窗外月清如水，我一個人獨坐在屋子裏，單零的影子照在書架子上。不免回想到未離家以前，父母尚存，姐姐未嫁，親友往來不斷，家中總是熱鬧鬧的；現在呢，一個人遠遊歸來，只剩下孤另另的一身與幾個老僕同居。正在重溫舊夢，忽然乒乓一陣扣門的環聲，把我的夢網碰破了。

張老頭出去開了門，回來在我的窗外打個招呼道，『杜少爺來瞧你啦。』

我正要迎出來，杜平夫已經一頭撞了進來。把帽子向桌上一擲

，轉身像塊大石頭似的坐在沙法上。兩手抱了頭，一聲不響。只見他兩扇脚在地板上一起一落的。

我問他話，他也不理我。我退兩步坐在一張搖椅上，一面搖着一面望着他。

他忽地從沙法上跳起來，在地上繞了兩個灣子，拿起一支香煙，自己燃着，把火柴狠狠地一擲；擲在地毯上。一躡身又坐在沙法上。痛吸了一口香煙，對着噴出的繞繚煙霧出神。我過去把火柴的餘燼用脚踏滅了，又回到自己的搖椅子上望着他。

他毫無聲息地吸完了半支煙，把其餘的半支擲在地板上，用腳狠狠地擦了個粉碎，把身子向沙法背上一仰，哈哈了兩聲，又無一點聲息。我仍是一面搖着椅子一面望着他。

他閉上一回眼，像似有所回憶。忽然兩個眼圓睜起來，冷笑道

禮

，「哈哈，鬍子鬍子！你的女兒不肯嫁與仇人的兒子，仇人的兒子却偏要娶你的女兒。不錯，偏要娶你的女兒。」說着他又把腳很狠地一頓。

他停了一回，把背離開沙法，兩手抱了頭支在膝上，眼望地不動，微弱的聲音問我道；「你記得周玉君不記得？」

「周玉君？」我的聲音不知不覺的從嘴裏跳出來，同時我的心也亂跳起來。

「不差，花市街周鬍子的女兒。」他慢慢地這樣答。

「周玉君怎麼樣？」說着我彷彿看到十餘年前朗目皓齒的玉君，歪了頭站在我面前。

「我在北大，她在師範的時候，我們兩個人認識的。」他說着站起來，又以拳抵案道，「今天到她家裏去提親，被鬍子罵了個落

花流水！」

我的頭漸漸低下去。停了半天，又問他道：「你們兩家，也算是門當戶對了。鬍子因爲甚麼生氣哪？」

「誰不是這樣想！」他拍着桌子說：「那裏料到鬍子想起幾十年前的舊賬來！他說是當他與先父同僚的時候，先父爲了一件事，不念鄉誼，把他參了一摺子。現在他的女兒不能與仇人的兒子結親。可惜玉君的母親已死，無人替她作主。她的繼母，又是漠不相關的。鬍子又拉扯上甚麼自由戀愛，洪水猛獸等話。最可恨的，他把玉君教到跟前，痛罵一番，不許她再到北京去。」

「今天晚上，」他停一回又接着說：「我會到玉君，你看，這是她淚洗了的一條手帕……」說着他的眼也紅了。又退一步坐下去，低了頭不作聲。此時屋內屋外都無聲息，只有小貓球兒在軟椅的

角上，團了身子，肚皮一上一下的咕嚕咕嚕酣睡——萬事都不關心的酣睡！

停了好久好久，他站起來說：『我明天就要動身到上海趕法國船去啦，去後關於玉君的事，一切請你照顧。我已同她說過了，明天早晨，她到海岸送我上船。請你也來。』

說完他拿起帽子來，邁步走出去了。

他去後我一個人對燈獨坐。回想當我十五六歲的時候，祖母尚在。她最喜歡招來親友中的女孩子們到我們家裏，陪着她老人家聽鼓兒詞。當時大家最心愛的一個小女孩子，就是周玉君了。她是父親的朋友周鬍子的女兒。那時不過十一二歲。烏髮雪面，明眸皓齒，常常赤着兩行小牙，腮邊一對笑窩，抱些花跑來找姐姐。

有一次她同姐姐在後院子裏灌花，手裏提了水壺。仰着臉同姐

姐說笑，冷不妨被老樹根絆倒了，拋了水壺，濺了新衣。我過去拉她起來，她擎着兩隻小泥手只是哭。姐姐過來替她用手帕擦乾衣上的水，她還是哭個不休。我跑到屋子裏，找了一把斧頭，過去對那老樹根拚命的叮叮亂砍。她見了纔轉哭爲笑，從兩眼的溼溼淚光中，射出感謝我的笑意。

我那癡頭癡腦的發了許多兒童的幻想。她雖是一個十一二歲，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兒，然在我心中，她是我的思想的中心軸。我讀書是想日後作大官，騎了馬回家對她誇耀的。她的先生責罰了她，我知道了總是義憤直冲到頭髮梢，想替她報仇。

又常幻想她與我在漆黑夜裏，跑到高山深林中去逃難。狂風吹樹，野獸四嗥，她嚇得緊緊地抱住我的臂腕，悄悄無言地走路。忽然山頭上現出一片火把來，一羣強盜，赤着膀臂，手擎明晃晃的板

刀闖過來，要搶劫玉君。我把玉君藏在石後，一人碰了過去，奪過劍來把強盜打退，却是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傷。玉君出來，見我倒在地上，跪下伏在我胸上哭，眼淚都滴到我的傷痕裏。我一時想坐起來安慰她，告訴她我一點兒都不痛。但是身不由己，剛抬起半身，便又倒下。一陣心痛，就死過去了。她從此接着哭我。直至她長到十五歲，十七歲，十九歲都不忘我，嫁了人還時常到我墳上來弔我。

這種癡呆的思想，直至現在十餘年後，還在我心中留下印痕。不過自從兩家老人凋零，玉君的哥哥早逝，我的姐姐已嫁之後，而家的往來便漸漸的斷絕了。我在外前後十餘年，竟未得見她一面，而她的消息也久經沈香。於今我回來，家中剩下孑然一身，而她也快要嫁人了！

我正在想的無聊，忽被小貓球兒苗了一聲，把我的思線碰斷了。我抬起頭來，只見牠在軟椅上翻轉身來，對我伸開兩隻前爪，鼻子向上一癢，赤着牙，打了一個深深的呵欠，又咕嚕咕嚕一陣，彷彿是警告我天不早了，快睡覺罷！

早晨六點鐘出了城門，見朝日剛從樹梢探出頭來，照在蓋滿露珠的草地上，蒸起一層晶霧。遠遠的望見幾個村落中冒起縷縷炊烟，直冲上新開放的淡藍天空。我沿著一片菜園子向海邊走去。一面走一面回想昨天晚上杜平夫對我所說的話。想起要見多年別過的玉君，心中不免突突地跳。想到平夫是個有性情的男子，又私爲玉君喜。但是，平夫去了，要我照應玉君；在中國這個社會裏，男女中間，都是隔條天河的，那裏有互助的機會呢！豈不是令人搔頭的事嗎？

我正在癡癡的低了頭往前走，冷不妨，把個路旁站定，拉菜車子的驢兒，碰了一下。那驢兒正在那裏打盹。我這一碰，又正碰在他的頭上，牠冷不妨嚇了一跳，脖頸一仰，向上一跳，拉了菜車子就跑。把車子上剛剛裝好的清新油綠的韭菜，菠菜，王瓜，大葱，小白菜，紫胖的茄子，紅脆的水蘿菔，都傾翻在地上。還有幾個肥的青椒，冬瓜，王瓜在地上亂滾。

菜夫正在抱着菜向車上裝，見驢兒跑了，快放下懷裏抱的菜，把那個受驚的驢兒拉了回來。那驢兒直仰着長脖，豎起一對大耳朵，吁吁地喘氣望着我，用兩條後腿向地上亂踢，大有對我過不去的樣子。

我對菜夫抱了歉，幫他把菜裝好了，又向海邊走。

穿過菜園子，便是一片沙田遠接海岸。過了沙田，我便望見一

對人兒在海岸並肩散步。他們走着漸漸慢下去，又漸漸地那位女子停住了腳，臉轉向一邊，頭漸低下去看她。那位男子站在她面前，伸開膀子，似乎對他有所請求，但是她不應。那男子的膀子、漸漸地垂下去，也低了頭看她。

離他們不遠，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子在那裏低頭躬腰揀石子。此時海岸上只有他們三位，靜悄悄地站在朝日中，背襯着一片海水的清碧，遠接天邊。

我不好意思走向他們，只得轉了頭向那位小女孩子走去。只聽背後有人叫道：

『一存，我同玉君在這裏等你半天了。』

我轉過身來，見杜平夫與周玉君正向我走來。玉君高細身材，眉目間猶是幼年的秀朗。而神采越見飄逸了。我正想向她迎上去，

那兩隻脚偏偏像教釘子釘在地上。玉君乍見時紅了臉，慢慢地向前踱。海風吹得她的玉白紡綢刺花短袖褂子與下身的嗶嘰百褶白裙都翩翩向後飛舞，像阻止她的前進。她的柔黑的睛珠，滿含着羞澀的笑意道：「林先生，你可記得十幾年前的玉君？」

我從她的笑中，猶依稀見到她幼年的憨態。便答道，「只有你笑的樣子合你哭的樣子，我記得最清楚啦。」

「可是我常常哭過？」她笑着問我。

「哭是不常哭。只是一哭就會鬧亂子的。你可記得我們後院子的老樹根是你哭斷的嗎？」

她聽罷紅了臉一笑，那帔肩的雪毛，也都絲絲搖動，磨擦着她紅潤的雙頰。

「從前家兄在着，我們還時常得到你的消息。後來家兄去世，

消息就斷絕了。」她說着用手理一理鬢髮。又接着道，「我在北京的時候，你已經到外國去了，聽說你連朋友的信都不寫！」

我答道：「人家有了快意的事情，纔寫信給朋友要他們高興；有了失意的事情，也寫信給朋友要他們傷心。我既無得意的事情能使朋友高興，又不願爲了失意的事情教朋友傷心，所以就寫不到寫信了。」

他聽罷把頭掉過一邊，假裝看海，不再理會我。我又指那個小女孩子勉強搭汕道，「那是誰？」

「那是我妹妹菱君。」玉君說着對菱君招手道，「妹妹，過來見見林先生。」

菱君聽罷，兩手捧些石子跑了過來，只見她雪白的皮膚，烏黑的頭髮，星目朱唇，猶是當年玉君的樣子。我要同她握手，她把石